

詩四十四卷

詩四十四卷
錄詩四十四首
卷之十四
詩四十四首
錄詩四十四首
錄詩四十四首
錄詩四十四首

鐔津文集卷第十三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志記銘 共十首

武林山志

遊南屏山記

解獨秀石名名或作志

無為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漳州崇福禪院千佛閣記

泐潭雙閣銘并清軒銘

南軒銘并舊硯銘并題錢唐西湖詮上人荷香亭壁

武林山志

其山彌杭西北其道南北旁湖而入南出西關轉赤山逾麥嶺
燕脂北出錢唐門躋秦王纜船石過秦望蜻蜒二山垂至駝堤
嶺趾左趨入袁公松門抵行春橋橋西通南之支路過行春橋
垂二里南道會稍有居民丁未益西趨二里二

寺門偏合澗橋過合澗龍迹二橋自丹之紫微亭緣石門而趨
冷泉亭至于靈隱寺流水清泚涯石環恠如刻削乍觀爽然也
自合澗橋南趨更曲水亭並新移澗距天竺寺門西顧山嶂重
沓相映若無有窮靈隱晉始寺之禪叢也天竺隋寺之講聚也
其山起歛出睦湊於杭西南跨富春西北控餘杭蜿蜒曼衍聯
數百里到武林遂播豁如引左右臂南垂於燕脂嶺北垂於馳
峴嶺其山峯之北起者曰高峯冠飛塔而擁靈隱岑然也高峯
之東者曰屏風嶺又東者曰西峯在郡又東者曰馳峴嶺俗謂
馳也其高峯之西者曰烏峯又西者曰石筍又西者曰楊梅石
門又西者曰西源亦謂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峯南起
望之而藹然者曰白猿左出於白猿之前曰香爐益前而垂澗
者曰興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雲木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東

仙芝嶺

曰燕脂嶺白猿之西者曰師子又西者曰五峯又西曰白雲又
西者曰印西南印西向前走迤邐於武林之中者曰無礙又前
者曰善住並善住而特起者曰稽留俗謂雞籠其稽留之西者
曰蓮華有巖號玉女其蓮華之東者曰飛來峯乃西域異僧惠
理所謂此吾國靈鷲小嶺之飛來者也昔多靈仙隱焉乃呼白
猿而驗之南屏天竺而北障靈隱其巔有天然石梁西跨其中
有巖焉洞焉洞曰龍泓曰香林巖曰理公龍泓前者北瞰後者
東出謂其潛徹異境絕浙江下過武林然南北根望而起者孱
顏大有百峯多無名其名之者惟二十有四與城闔相去十有
二里周亦如之秦漢始號虎林以其棲白虎也晉曰靈隱用飛
來故事也唐曰武林避諱也或曰青林巖仙居洞亦武林之別
號耳然其弗鬱巧秀氣象清泠而他山不及若其雄拔高峻殆

與衡廬羅浮異矣其山八九日每夜露皎則天雨桂實其壯
 如梧桐子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自合澗橋
 至于白雲峯之趾凡八逾橋其七石也其一木也北澗自龍迹
 橋至于西源峯之趾凡七逾橋其四石也其三土木也南澗源
 白雲峯之麓東注會他支澗逾第八橋之西復東注會奚家澗
 入新移澗出開口曲流北之合澗橋北澗源西源山之腹東注
 過騰雲塢口稍偏楓樹塢口湍于第五橋下浸飛來峯趾匯于
 西塢漾潏于洗耳潭潏于渦渚東嶼亦謂之暖泉也漱灑于冷泉亭下
 經呼猿石門澗潏激于伏龍泓過龍迹橋下東注與合澗又東
 注越二里過行春橋下出靈隱浦入錢唐湖古所謂錢源泉出
 武林山此其是也南北之澗雖多多無名然皆會二澗其並南
 澗而入者曰南塢南人謂谷為塢音浴字並北澗而入者曰北塢而北益

有支塢者六曰靈隱曰巢塢曰白沙曰大同曰騰雲曰西源是
 六塢者皆有佛氏精舍曰靈隱曰碧泉曰法安曰資嚴曰辯利
 曰無著曰無量壽曰定慧曰永安曰彌陀曰吉祥曰西庵其精
 舍凡十有三綱一其十者在支塢其三者廢其三者宅正塢南
 亦有支塢或無南字皆有精舍曰天竺曰興聖曰崇壽講聚也曰慶
 寧曰永清曰金佛曰德澄曰福光曰天竺禪叢也古觀音氏垂
 象與人乞靈曰永寧其精舍凡十其五在支塢其五廢其五在
 正塢諸塢皆有居民錯雜其殷處幾成村墅然無坂墾不牧牛
 犢羊豕水陸不甚汗其人不事弋釣虞獵以蕪蒔自業然同其
 在古潔靜清勝之風未嘗混也其俗在南塢者窮于白雲峯之
 巔在北塢者至于西源則坡崦西趨西溪南通南蕩其巔
 出者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永清曰松曰聰明曰

泉之源七其一月桂在天竺寺其一伏泉在西來峯之巔流液不常其五皆在支塢其泉之北出者曰冷泉曰韜光曰白沙曰石笋曰白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永安北源曰彌陀西源曰騰雲上源西庵也凡泉之源九其一冷泉在澗壩其八在支塢南塢其古人之遺迹若吳葛縣正字避廟諱之葛塢者若晉葛洪之丹井者若宋謝靈運之翻經臺者若隋真觀所標之佛骨塔者若唐道標杜多之草堂者其北塢若漢陸棣之九師堂者若晉葛洪之伏龍石門者若晉許邁之思真堂者若晉惠理之燕寂巖者若晉杜師明之謝客亭者若宋智一之飯猿臺者若呼猿澗者若梁簡文所記之石像者若梁朱世卿之朱墅者若唐白居易之烹茶井者若唐袁仁敬之袁君亭者二塢總十有六事徒古今相傳雖名存而其事頗亡不可按而備書其山無恠禽獸

獸惟巢物之樹最為古木松筠藥物果蔬與他山類惟美苻與靈山之所生枇杷桂花發奇香異耳

游南屏山記

由山之麓而上百步許則東趨抵于霖雲亭西趨則偃僂過小石門抵于積翠亭由霖雲亭益東至于幽居洞洞之東則深林茂草也由積翠亭益西則入于叢竹之間陰陰森森殆不可勝數有石座環布中可函丈由積翠亭西曲折而上抵于發幽亭視錢唐城郭若見諸掌差發幽亭而東至于白雲亭由白雲亭之東厥徑枝分所往皆入乎茂林脩竹不知其極矣由發幽亭又曲折而上援蘿蔓陵僧崖履危磴至于山之巔一顧四達廓如也吳江越岫儼然在乎眸子其山控鳳凰城之西偏南走湖上高視靈鷲而俯指青山大始從麓至頂巖石皆奇殊形詭狀

世所無有如人物禽獸飛走騰踴往來至于雲氣歟作交相掩映真若神鬼效靈千變萬化眩人心目或聞是山者初奔於莽蒼雖樵蘇豎子莫之肯顧培塿丘垤尚恐不得與之爲比一日爲好事者所知關而發之杭人之來視莫不驚恠以爲天墜地湧皆恨所以得之太晚游觀者於是推高是山雖瀕湖千巖萬壑莫出其右者至於名聞京邑而賢士大夫皆樂爲是游故有來江東者不到南屏山以謂不可予因思天下四方有道之士晦昧于世與俗輩浮沈如南屏之始者抑亦多矣彼有道者必抱竒材異德卓卓絕類使會知己者引而振之資其輔相聖人之道而形儀人倫不亦偉乎可觀與夫山石游物又不可同日而語哉余嗜山水之甚者也始見南屏山且喜以謂一遊無以廢吾之心不若栖其陰數常游其間故今年樂來息育于此日

必策杖獨往至其幽處也思慮冲然天下之志通至其曠處也思慮超然天下之事見至其極深且靜處也或無極深冲寞寂神與道合乘浩氣沐清風陶然嗒然若在乎萬物之初是故誌之以示其將來有慕我而爲游者也

解獨秀石名各志

其既名獨秀石章表民以其名爲未當且以詩評之更曰獨恠石表民能文其取義必遠然吾獨秀之義亦未始與人語因得論之世俗所謂恠石者必以其詭異形狀類乎禽獸人物者也爲之焉如是則算山之石盈巖溢壑無不如禽獸人物者也何獨一石謂之恠耶夫獨秀石直拔數仞巖然特立於山之東南隅端莊不與衆石同趨附頗似正人端士抱道自處不以事勢爲朋黨大凡物稟秀氣而生成者其所樹立必蘄然超出其羣

吾所謂獨秀石者意其鍾得秀氣能自植立不與其類相為附麗要詩人訶以張之蓋欲有所警耳苟以惟石名之彼衆人者自能命之何待不腆而名之耶無已吾請從於獨秀石

無爲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崇壽精舍轉輪藏成乃因天竺月師遺書故爲書之按其書曰崇壽院籍屬無爲軍爲城中之壞墉也昔沙門義懷於此說法聚徒懷之徒既衆且盛而經教闕然患其無所視覽而清河張拱感是遽相率其邑人出財鳩工謀寫先佛三藏之說而懷師以他命既去復命今沙門淨因往繼之而張拱益與其院僧曰慈願等勩力必成其事既而因師復使僧麴仁等募匠氏爲轉輪藏以置其經然藏有殿環殿以衆屋總若干楹內置佛像法器金碧照耀皆儼然可觀其用錢凡七百萬夫轉輪藏者非佛

之制度乃行乎梁之異人傅翁大士者實取乎轉法輪之義耳其意欲人皆預於法也法也者生靈之大本諸佛之妙道也諸佛以是而大明羣生以是而大昧聖賢乃推己之明而正人之昧故三藏之取諭者諭於此也五乘之所歸者歸於此也然其理幽微其義廣博始非衆人槩然而輒得故益其藏而輪之姑使乎扶輪而轉藏者欲其槩衆普得或闕此漸染佛法而預其勝緣則於道其庶幾乎是亦至人攝化羣生之一端耳其意遠且大矣今因師從而效之其所存不亦至乎可書也至和三年季夏十日記

漳州崇福禪院千佛閣記

太常崔禮部發使自通走杭遺書其口崇福閣成慕仲靈志之某初不敢爲徐思崔公名大夫也嘗爲我以輔教編布之京闕

於我有高義人益以他勝事鳴我是豈宜連之耶遂引其事而書之崇福在漳南為大精舍徒眾常五百人聚居申申然尊大比丘顯微為長老微師統此方五年其屋廬大小治之以完初其居之東有隙地微師意其形勝可置之佛閣乃引其州人王文渥謀始居無何客有來謂曰今山中水大漲盡浮其父積之材出乎江涘是足成爾也微師以其感會遂大出其寺錢百餘萬王文渥益施二十五萬助之其州之僧者俗者不啻三十人因各相助勸其間里之樂善者出財合刻鑿萬千佛與五百應真之像并彩繪五百應真者始至和甲午仲冬役土木工道道日不稍輟明年方秋而其閣成巋然九間陵空跨虛飛橋危亭騫湧旁出其所造之像繪事既竟即迎而內之釋迦彌勒藥師則位乎其中千如來則列于前後左右也閣之下亦以釋迦文

殊普賢眾聖之像而位乎其中五百應真與十六大聲聞則列其四向嘉祐初而龍巖人曰楊飾者益於其閣之南為大阿羅漢浴室廊廡環之備法事也然其規模壯麗閩人偉之謂是閣者乃吾閩樓觀之冠也若賢劫千如來者蓋在此劫與吾釋迦文佛相先後而見乎人間世也與夫天地羣靈萬有而為博大勝緣者也然聖人垂像與於天下後世固欲其人天者觀像以性乎無像其次欲其睹像以發其善心其次欲其瞻像以預其勝緣性乎無像近至也發乎善心嚮道也預乎勝緣漸上善也是三者雖於其功小差及其當世後代成德則一也崔公書曰微師高行人能以人為勝事人皆樂從之蒙奇其作佛閣意適合乎聖人垂像之謂則祥氏之所稱驗矣南方之人宜知其心無謂微師徒事土木而誇邁世俗耳彼少袍之後來者有所營

為亦宜視法於微也嘉祐四年己亥孟秋之晦日靈隱之永安
山舍記

泐潭雙閣銘并敘

大長老曉月字公晦領禪者於泐潭十有五年矣其道既傳益
欲治其精廬其徒居晉遂以師之意勸其鄉人裒金起閣於寺
庭之左寺亦出財助之復勸乎呂氏之良婦曰胡氏鄒氏施錢
十萬起閣於庭之右右者實慈氏之像左者桓臯氏之鍾又龕
密石為涌道通開禮潭於其閣之前者十餘丈費緡錢凡五十
餘萬嘉祐庚子之仲春畢其繪事落成居晉乃因其師遺書求
蒙文而志之然吾與公晦雅素相德最厚善而公晦為閣之心
吾知之矣公晦之意在道不在閣閣乃寓其意耳夫入道莫先
乎見聞今其閣之以像者正人之所見也閣之以鍾者發人之

所聞也欲其即見而明妙即聞而頓覺乃不在語言不資文字
而挺然獨得與吾教外所傳之宗合公晦之心固如此也不爾
吾公晦豈肯徒事其土木也泐潭山水清勝乃昔大禪德道一
馬祖遺迹之地一公道在佛氏之教為大至公晦居是有所為
又能益推道於人其於一公始有所振也而與夫施者為福為
勝利詎可量乎美哉公晦又閑治世聖人之書其識精通於今
之禪者尤為賢豪故以其閣復為之銘曰

惟閣鏗鍾惟閣儼像像正爾見鍾發爾聽惟視惟聽乃正爾性
勿謂道遠在爾一瞬勿謂聖遠在爾斯振惟閣惟樹吾有所寓
惟鍾惟像廼爾神獎亦爾學者宜知爾師慎爾視聽勿謂徒為

清軒銘并敘

高識上人闢其精舍之南廡盡得夫山川美景而濯濯可觀武

功蘇子美始名之曰清軒其後賢士大夫多游賞而賦詠之上人乃以其意因命潛子銘之既不得讓乃謂上人曰天地萬物莫不有清濁其氣像皆能感人而為正為亂夫天地之清其感人也蕭聖賢之清其感人也莊時世之清其感人也修山川之清其感人也爽天地與時世之清化工吾不得而擬議若夫聖賢山川之清者是可推之以益於世也適上人啟是軒也會其山之靜水之清以待來者而賞之者其心開神爽思慮不復滯滯是亦益於人多矣或有開爽其心神而思返乎泰清至靜至道造乎則其為軒之意愈得也潛子因而銘之曰

天地萬像有濁有清惟清感人人斯正也惟濁感人人斯亂也惟清惟正乃懋爾德惟濁惟亂乃滋爾慝鑿哉君子擇時所適戒哉君子慎時所翫爾軒惟明爾景惟清有山崇崇可以據情

南軒銘并叙

有水泚泚可以濯纓既潔乃志既清乃神惟清惟潔乃為至道勿陋于軒茲為嘉賞勿謂外物茲為神獎惟清惟軒惟道所假克勤乃意彼上人也元和中不著名可疑也今謂高識者乃為意耳

南軒在南屏山之直北與山相去也不數百步倚軒而視草樹雲物秋毫不隱雨露山光清發碧照枕簟夏之時景風飄飄不挹自來冬之時正抱太陽倏燦倏或寒慘客有紆餘閑散無所用於世得終日俯仰於其間往往襟袍軒豁神氣浩然若外天地而獨立夫古之遊觀者孰不貴得所適事苟可以正思慮使吉凶悔吝不害於道雖茅茨土階不為陋也陶淵明云嘯傲東軒下聊復過此生豈非得所適邪南軒予客舍之後楹也成師不以不肖館之于此曾事欲引去念南軒資之全愚以得所適

雖主人以事役之猶且趨命况辱其以德義接之又豈可與南
軒輕離銘曰

顧南軒伊何偃仰躊躇我發彼美彼適我愚我與南軒相須

舊硯銘 并敘

余在故鄉時亡友道士馬知章出端溪硯為贈及遊四方硯且
俱行于今十有四年矣知章不幸早死嗚呼知章為人有信義
好學問耿潔務持高節未果其志而天奪之壽視硯往往想見
其人或無想字故持之而未嘗棄置是歲康定紀元之季冬也為之
銘曰

若人云亡道交已矣金石而心視此寶此

題錢唐西湖詮上人荷香亭壁

西湖氣象不並他處朝暉夕靄點淡清澄無時不好山嶂樓閣

金翠交昧荷花戰風芳香四散薰然乍眦恍若異境然人心清
濁感物乃爾而為道者安得不擇其所居詮上人諷經誅詩習
草聖書敬荷香亭資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興可見矣熙寧乙
酉季冬廿五潛子題

鐘津文集卷第十三

具城清信弟子尤 大序 助緣錄梓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述頌書贊傳評共十三首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刻石見戒壇院

題廬山遠公影堂壁 題梅福傳後 書文中子傳後

書李翰林集後 書諸葛武侯傳後 書范曄傳後

唐段太尉傳贊 好善贊 陸嶠傳 韓曠傳

評北山清公書 評唐續僧傳可禪祖事 附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梵音舍利 此云身骨

道必有所驗非驗孰見乎道之至哉不邪佛之舍利蓋其道之
驗也夫道之大至者固貫乎人神死生而妙之聖人以其妙則
在幽而能興在明而能無是故聖人方其生也善世而無善方

其死也潛神而用神舍利者亘百世而儼然效其靈則天下莫測豈非其神之爲乎今夫九流百子以其道而爲之者天下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下無有也競尊其師則謂佛不足與其聖賢較其人之死也不終日而形腐不終年而骨朽其神則漠然烏有乎忽恍豈其道亦有所未臻於佛者乎昔者佛法始傳於漢而漢人不詳始傳於吳而吳人不諒皆專儒老而拒我故摩騰僧會命舍利以驗佛世自是翕然而嚮之夫道遠也驗近也觀近也者發之也觀遠也者至之也至之者聖人也以驗觀道則麤妙可審也以道觀聖人而大小可見也人亦有言曰其教有大不可思議之事益知佛爲大聖人不然然乎然舍利之見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無端而至者發光而明並日月者不可焚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之

舍利晝夜振之而不息者天下未始見也捧其塔敬之則金鏤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異乎美哉至神之物不必大也至道之驗不必多也考其始致則曰得之於吳越故國師韶公蓋得乎梁之岳陽王蕭察之所傳者也既而錢氏之先王內於金鐸以小銅塔而緘之寘諸靈光寺今寺之舊名殆百年矣韶公至人也號其舍利曰行道一曰入定入定者秘而不可見行道者益塔而張之是豈不以後世僧不軌道而俗薄寡信將亦有所勸而發之者乎故述其意命吾徒以揚之

題廬山遠公影堂壁

遠公事迹學者雖見而鮮能盡之使世不昭昭見先賢之德亦後學之過也予讀高僧傳蓮社記及九江新舊錄最愛遠公凡六事謂可以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其影堂以示來者陸修靜

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淵明醜酒于酒而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陀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譽之蓋重有識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歿於刑蓋識其器而慎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道也桓玄振威而抗對不屈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昧實黨勢而忍孤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一代為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孰有夙稟勝德為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乎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而伸其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於教而克全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敦睦故舊而信道乎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不撓而全節乎此故遠公識量遠大獨出於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祐於天人者非蒙乃

能盡之其聖歟賢邪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聳遠公之清高也入龍僧鳳高揖巢許遠公之風軌也白雲丹嶂玉樹瑤草遠公之栖處也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也瞻其遺像稽首作禮願以弊文題于屋壁

題梅福傳後

班固云梅子真嘗為南昌尉不得志遂自引去變姓名為會稽監門又曰仙去故後之說者不過謂子真能以仙尉為吏隱善與時浮沈徃徃引其事為尉者美言亦學者之不詳也小哉言乎子真磊落有大節奮不顧身忠於國家憂天下者也當漢朝失理本末皆顛子真嫉邪臣用事竊弄大權發憤上書論國大體大要興行禮度登用俊良之人雖舛觸讒佞輩而無所避忌詞氣蹇諤意欲警動時主雖書屢上而主竟不悟卒土崩瓦解

使當時稍用其言而高祖社稷未必喪亡嗚呼子真處九品之末朝無一介之援毅然奮忠勇過人吐詞扶國家之危逆龍鱗探虎口不旋踵而禍及其身尚不以爲懼真慷慨大丈夫也噫古今讀書爲學孰不抱氣自視爲英雄於朋游間苟有一語相忤不協其意也必發憤詬罵恨不能誅之如讎及其立於朝廷也視有不義雖大至於害教化傷風俗以其不切於已雖視如不視雖聞如不聞往往從而諛之苟其敗也則聚口而笑之此聞子真之風宜如何爲心子真歿在先漢之季於今上下千有餘年所於縣尉未有如子真者也將有而未聞見乎予嘗病世不知子真之德之道徒高其得術仙去故題云

書文中子傳後

讀東臯子王績集知王氏果有續孔子六經知房玄齡杜如晦

李靖董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讀劉照唐書王勃傳知文中子乃勃之祖果曾作元經矣續死於正觀十八載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溫魏王勃皆不書一字以傳文中子之賢而隋書復失書之後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韓子文興天下學士宗韓以韓愈不稱文中子李翱又薄其書比之太公家教而學者盡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續孔子六經蓋孔子之亞也識者宜以聖人之道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與孔氏合乃孔子之嗣也而書傳之有無不足爲信隨人愛惡之情臧雅欲箴其聖賢可乎孟軻豈不曰盡信書不若無書吾視中說其續詩曰四名五志續書曰四制七命元經則曰晉宋齊梁陳亡其五以禍其國而善其立法有聖人之道嗟乎不見其六經始書此以遺學輩

書李翰林集後

余讀李翰林集見其樂府詩百餘篇其意尊國家正人倫卓然有周詩之風非徒吟咏情性吐嘔苟自適而已白當唐有天下第五世時天子意甚懋賦聲色庶政稍解姦邪輩得入竊弄大柄會祿山賊兵犯闕而明皇幸蜀白聞天子失守輕棄宗廟故作遠別離以刺之至于作蜀道難以刺諸侯之強橫作梁甫吟傷懷忠而不見用作天馬歌哀棄賢才而不錄其功作行路難惡讒而不得盡其臣節作猛虎行憤胡虜亂夏而思安王室作陽春歌以誡淫樂不節作烏栖曲以刺好色不好德作戰城南以刺窮兵不休如此者不可悉說及放去猶作秋浦吟一作東冀悟人主意不果望終棄於江湖間遂紆餘輕世劇飲大醉寓意於道士法故其游覽贈送諸詩雜以神仙之說夫性之所作

志之所之小人則以言君子則以詩由言詩以求其志則君子小人可以盡之若白之詩也如是而其性之與志豈小賢哉脫當時始終其人盡其才而用之使立功業安知其果不能也邈世說李白清才逸氣但謫仙人耳此豈必然耶觀其詩體勢才思如山聳海振巍巍浩浩不可窮極苟當時得預聖人之刪可參二雅宜與國風傳之於無窮而離騷子虛不足相比

書諸葛武侯傳後

孔明始躬耕於隆中時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有許者惟崔州平徐庶以爲然吾考孔明事迹其以天下至公爲心欲并強魏而復漢社稷與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樂毅不屠莒即墨之城欲專以王道一歸天下其道豈異哉劉備三往乃見孔明方與備畫計何其工也及備軍敗身遁夏口而孔明往說孫

權得兵爲援破曹操於赤壁此與樂毅說趙楚魏使趙瞰秦以
伐齊之利而毅并獲楚魏五國之兵伐齊破之濟西而其才畧
奇偉與樂圻也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與樂毅報遺燕惠
之書其忠義相類但其遇主遭時不如管仲之得志耳使孔明
逢盛時天不奪其壽得以始終其事復漢而并一天下與崇王
道則管夷吾樂毅殆不及也緘無惜其輕用馬謖遂敗於街
亭害其能事然諸葛孔明賢豪俊傑猶暗於知人如此况非如
孔明者乃輕信乎利口之人而用之不亦易乎戒之哉戒之哉

書范雎傳後

始范雎變姓名自號張祿先生入秦說秦昭王短秦相穰侯秦
昭王遂逐穰侯收其相印即拜范雎爲相號爲應侯應侯所任
用鄭安平以兵降趙應侯憂不知計之所出而蔡澤乃西入秦

見昭王使人宣言感怒應侯應侯服其說乃舉蔡澤應侯因謝
病請歸相印范雎旣免相秦昭王遂拜蔡澤爲相蔡澤相秦數
月或惡之懼誅尋亦謝病歸其相印莊子云一蟬方得美蔭而
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
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焉此與范雎二三子相傾
而相奪何以異乎欲人之欲人亦欲之孰謂能必保其富貴邪

唐段太尉傳贊

段太尉秀實先爲用事者奪去兵權而無怨及是毅然奮勇擊
殺朱泚不顧一死圖存王室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又曰殺身以
成仁又曰臨難無苟免惟段氏皆得之矣說者或云段太尉小
弱動不迂物頗類儒者及其奮擊反虜罵聲掉厲而氣憤萬夫
白刃交前而卒不變色又何壯哉猛如飄風烈如疾雷慷慨雄

偉卓出古今太史公疑留侯於畫圖信有之矣嗚呼大凡古今人情得權勢之盛不振主則驕時及失之則怨望不能自存往往謀爲不軌如段秀實太尉者得之不爲幸失之不爲怨成之與敗在未決間而以死徇王室擬淮陰侯韓信則其賢遠矣

好善贊

聖人之善以人爲善其人也必好善沮人之善以自善其人也必嫉善好善者其道必廣嫉善者其名必辱好善則天下善人樂以其善告聚天下之善以爲行其道不亦廣乎嫉善則天下善人惟恐其聞所善掩天下之善以爲言其名不亦辱乎舜古之好善人也顏子亦古之好善人也彼舜者古之聖人也當堯之世克諧以孝蒸蒸又人格姦天下不歸乎朱而歸乎舜而天下豈有善於舜者也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也顏子古之賢人也當孔子之時抱聖人之道窮處陋巷人不堪其憂而顏子不改其樂庶幾乎聖人所以稱之而天下豈有善於顏子也及其聞人一善則拳拳服膺若今所謂善人者吾未見有如顏舜之聖賢也其善未必善於天下之人及其聞人之善孰肯沛然以行之亦孰肯拳拳而服膺從而掩之者有之辯者必形乎言訥者必形乎色脫少而稱之其人也非情與黨則不爲也嗚呼欲其名不辱其可得乎其道之廣也其可得乎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故謂好善者非聖賢之人不能好善也窮天地亘萬世惟舜顏子而已矣宜乎其道與名傳之於無窮焉

陸蟾傳

陸蟾藤州鍾津人也以能詩名於楚越間其瀑布詠則曰靈源

人莫測千尺挂雲端嶽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夏噴猿鳥凝秋
濺斗牛寒待到滄溟日爲濤更好看此詩人尤稱之客死於攸
縣之司空山予少時游衡山會隱者高閔謂予曰昔陸先生子
之邑人也方國初時廖氏家以詩盛而四方詩人慕廖氏者來
衡山頗衆獨先生陸某詩多警句雖慕廖融亦相推高然生不
止能詩而已矣頗知王霸大略亦俟有所遭遇故其言詩見志
如前詩後句云待到滄溟日爲濤更好看而常幅巾布衣好秉
高節所至閉戶自處不肯與常人交接檇予聞其風且歎之
曰陸生逸人也能以詩高出流輩是亦賢矣而負道守節不爲
阿世苟合而欲自有所遭遇雖孔孟尚不得其志而生也不亦
難乎然天下如陸生從死於丘壑者何限

韓曠傳

韓曠字攝生隱士也或曰即五代韓通之後也宋初其家破曠
方嬰兒人竊匿且育之稍知其家世亦遂自匿亡於楊越間歟
然長大少年任俠縱酒擊劍一旦感悟即潔身振衣游名山慕
道家絕粒導引爲人沈毅寡語悠然有遠器甘惡衣食所至輒
閉室不交人世雖官尊如刺史者縱求之未嘗有見者或稍見
一揖遂自引不復與語予少時識曠於嶽麓其人已老嘿嘿不
妄道重然人多悅其高義而自勸始予謂曠木訥少文及游洪
井視其鬚辭彬彬可觀聞其平生愈詳益信其有德而有言也
竟死於湘潭間

評比山清公書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
法賢聖間以聲聞如迦葉等雖曰回心尚爲小智豈能傳佛心

印乎即引付法藏傳曰昔商那和修告優波毘多曰佛之三昧
辟支不知辟支三昧聲聞不知諸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阿
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隨吾滅又
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固
哉清也徒肆已所受惡而不知大謬先聖吾始視清書見其校
論三教雖文詞不佳蓋以其善記經書不別理義端由而不即
非之及考其禪宗之說問難凡數番輒探流俗所尚及援書傳
後不得其詳余初謂此非至論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謂迦葉
等豈能傳佛心印尤為狂言恐其熒惑世俗以增後生末學之
相訾不已乃與正之非好辯也大凡萬事理為其本而迹為末
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束其末者故多失之故或若傳法者數
十聖賢雖示同聲聞而豈宜以聲聞盡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

上正法等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竟大般涅槃傳曰我今所有大
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而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
又謂瓊多為無垢相好佛又謂僧伽難提乃過去娑羅王如來
降迹為祖如此之類甚衆豈非聖人欲扶其法互相尊敬而示
為大小耶楞伽所謂三種阿羅漢者一曰得決定寂滅聲聞阿
羅漢一曰增修菩薩行阿羅漢一曰應化佛所化阿羅漢此阿
羅漢以本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佛土生大衆中莊嚴諸佛大
會故若大迦葉傳法數十聖賢者豈非應化佛所化之阿羅漢
者也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與如來不異
也不異乎如來而傳佛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那和修曰阿
難三昧而我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斯恐其有所抑揚耳未
可謂其必然經曰入遠行地已得無量三昧夫入遠行地者蓋

七地菩薩也七地菩薩尚能得無量三昧而化他盡不能也然佛之所傳心印與餘三昧者宜異日而道哉夫心印者蓋大聖人種智之妙本也餘三昧者乃妙本所發之智慧也皆以三昧而稱之耳心印即經之謂三昧王之三昧者也如來所傳乃此三昧也清以謂餘三昧邪其所謂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此余未始見於他書獨付法藏傳云爾尚或疑之假令其書不謬恐非謂其傳法聖賢不能任持而然也是必以後世羣生機緣福力益弱而不勝其教以故滅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滅亦隨世而污隆焉曷嘗為其弘法聖賢而致正末耶嗚呼學者不求經不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為其說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乎書日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清之謂也歟

評唐續僧傳可禪祖事附

評曰唐續高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余書云曷其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立雪數宵斷臂碎身管求開示亦曰授地碎然為僧傳者與琳同時琳之說與禪書合而宣反之豈非采聽之未至乎抑亦從邪說而妄非之乎故其書不足為評蘇軾云不可各詳評也

鍾津文集卷第十四

吳城寶積教寺比丘

善安

助緣銀梓

鍾津文集卷第十五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非韓上

非韓子三十篇 并叙

叙曰非韓子者公非也質於經以天下至當爲之是非如俗用愛惡相攻必至聖至賢乃信吾說之不苟也其書三十篇僅三萬餘言

第一原道

韓子議論拘且淺不及儒之至道可辯予始見其目曰原道徐
眡其所謂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考其意正以仁義人
事必有乃曰仁與義爲定名道德本無緣仁義致爾迺曰道與
德爲虛位此說特韓子思之不精也夫緣仁義而致道德苟非

仁義自無道德焉得其虛位果有仁義以由以足道德豈爲虛耶道德旣爲虛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道舜典曰敬敷五教蓋仁義五常之謂也韓子果專仁義目其書曰原教可也是亦韓子之不知考經也其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夫道德仁義四者廼聖人立教之大端也其先後次第有義有理安可改易雖道德之小者如道謂才藝德謂行善亦道德處其先彼曰仁義之道者彼且散說取其語便道或次下耳自古未始有四者連出而道德處其後也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說卦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此明游於義者乃聖人用義之深旨耳揚子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

義以宜之老子雖儒者不取其稱儒亦曰道而後德德而後仁仁而後義道先開通釋曰開通即繫辭云開物成務又曰通天下之志是也由開通方得其理故德次之得理爲善以恩愛惠物而仁次之旣仁且愛必裁斷合宜而義又次之道德仁義相因而有之其本末義理如此聖人爲經定其先後蓋存其大義耳今韓子戾經先仁義而後道德臆說比夫開通得理不乃顛倒僻紆無謂邪然儒之道德固有其小者大者焉小者如曲禮別義一說道謂才藝德謂行善在己是也大者如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修道之謂教是也繫辭以其在陰陽而妙之者為道人則聖
道以成性仁者智者雖資道而見仁智遂滯執乎仁智之見百
姓雖日用乎道而茫知是道故聖人之道顯明為昧少耳作或
然聖人之道豈止乎仁義而已矣說卦以性命之理即至神之
理也天地萬物莫不與之故聖人作易重卦順從此理乃立天
地人三才之道天道資始則有陰有陽地道成形則有柔有剛
情性則有仁有義乃資道而有之也中庸以循率此性乃
謂之道修治此道乃謂之教教則仁義五常也是豈道止仁義
而仁義之先果無道乎若說卦者若論語者若曲禮之別義者
若老子揚子者其所謂道德皆此之大道也然是道德在禮則
中庸也誠明也在書則洪範皇極也在詩則思無邪也在春秋
則列聖大中之道也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

曰唯又謂子貢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但曾子緣弟子問之而曾
子以其弟子小子未足以盡道故以近道者諭之乃對之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蓋用中庸所謂忠恕去道不遠之意
也後儒不通便以忠恕遂為一貫悞矣繫辭曰天下之動貞夫
一又曰一致而百慮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中庸曰其為物不
二其生物也不測以此較而例諸鹹鹹烏得以忠恕而輒為其
一貫乎顏淵喟歎曰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顏子正謂聖人以此一貫之道教人
循循然有其次緒是為善進勸於人也此明聖人惟以誠明大
道開通一理為其教元為衆善百行之本中庸曰中也者天下
之大本也豈不然乎于此輒三本略經正以仁義二者曲為其
道德其於聖人之法豈不闕如中庸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曾

者過而不肖者不及茲謂賢智之人忽道而所以爲過也愚不肖輩遠道而所以爲不及也韓子忘本豈不爲過乎輕亡至道而原道欲道之辯明是亦惑也繫辭所謂仁智云者爲昧道執滯其見致廼聖人之道衰少不備顯若韓子局仁我而爲其道德者正繫辭所患也夫義乃情之善者矣於道德爲次以情則罕有必正而不失故論語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賜也過商也不及又曰色取人而行違居之不疑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莊子曰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其欲偏以仁義而爲可乎然子貢子夏爲仁義之賢者猶有過與不及况其不如賜與商者後世何可勝數此烏得不究大本與人教其以道德而正其爲善乎中庸曰道其不行矣夫是乃聖人憫傷其不

與至道至德而教人也或曰韓子先仁義而次道德者蓋專人事而欲別異乎佛老虛無之道德耳曰昔聖人作易以正乎天道人事而虛無者最爲其元苟異虛無之道則十翼六十四卦乃非儒者之書伏羲文王孔子治易之九聖人亦非儒者之師宗也孔子非儒宗師可乎果爾則韓子未始讀易易尤爲儒之大經不知易而謂聖賢之儒吾不信也其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然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誠不毀小仁義也或無小字蓋爲道德與仁義爲治有降殺而其功有優劣耳夫明此不若以禮運較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通而不閉是謂大同是豈非大道

與德爲治而優乎又曰今六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又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其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爲小人是豈非仁義爲治於道德爲劣乎如此何獨老子而小仁義耶韓子何其不自忽儒經而輒誚老子乎又曰老子所謂道德二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韓子之言所以大不公也夫老子之所言者大道也道果私乎所謂大道者豈獨老子之道蓋三皇五帝列聖之大道也韓子不知徒見老氏道家自爲其流與儒不同欲抑而然也夫耕老氏爲之道家者其始起於司馬氏之書而班固重之若老子者其實古之儒人也仕周爲主藏室之史多知乎聖人神法之事或本無古字故孔子於禮則曰吾聞諸

老聃是蓋老子嘗探三皇五帝之書而得其大道之旨乃自著書發明之韓子不能揣本齊末徒欲排之而務取諸儒各不亦易乎禮運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解曰大道謂五帝時也然他書多謂大道爲皇道而鄭獨謂五帝之時也其意以謂雖皇與帝其道相通故也五帝本紀而黃帝當其首然黃帝與處犧神農其實三皇而經史但爲帝者蓋皇帝與王古亦通稱耳故鄭謂五帝之時而皇在其間矣但黃帝乃三皇處五帝之初而冠乎堯舜雖本末小異而大道一也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其然也孔安國謂三皇之書爲三墳言大道也五帝之書爲五典言常道也孔穎達正其義曰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大於常故爲墳也此謂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乃大道並可常行亦引茲禮運

大道之行謂五帝時爲之證然五帝三皇之書莫至於易以易與老子較而其道豈異乎哉如繫辭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而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此其大略也苟考其無思無爲之理陰陽變化之說二書豈不皆然班固漢書曰道家流者蓋出史官又曰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之謂也吾少聞於長者曰老子蓋承於黃帝氏者也及見莊周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益信老氏誠得於三皇五帝者也此明老子之道德者實儒三皇五帝道德仁義之根本者也章章然或軋婦豈出於老氏一人之私說耶必以老子爲非則易與禮運可燔矣文王孔子即爲槌提仁義者也夫先儒之好辯者孰與孟子孟子之時老子之書出已百有餘年矣而莊周復與孟氏並世如其可排則孟氏已排之矣豈待後世之儒者辯之耶司馬

遷謂老子之道約而易操上或無事少而功多儒者或不然識其先黃老而後六經是亦不知其意也太史公之書孔子即爲之世家老子即爲列傳此豈尊老氏之謂耶蓋以老氏之道乃儒之本也所以先之者正欲尊其本耳非苟先其人也子長之言微且遠矣韓子不能深思而遠詳之輒居於先儒乃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則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嗚呼何其言之不遜也如此其曰出入奴污謂出於揚墨乎出於佛老乎佛老豈致人惡賤之如是耶夫佛法居家者果以誠心入道其所出遠則成乎殊勝之賢聖其所出近則乃身乃心繫靜慈惠爲上善人出處閭里則人敬之而不敢欺是

亦人間目擊常所見也安有出者奴之汚之之辱耶古者有帝王而入預佛法者自東漢抵唐不可悉數如唐太宗於崇福寺發願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者玄宗務佛清淨事其重修者是亦佛教而出果奴乎汚耶韓子徒以梁武為尤而不知辱類其本朝祖宗此豈有識慮耶然梁武之事吾原教雖順俗稍評之而未始劇論如較其舍身於俗則過於道則德非爾人情輒知惟天地神明乃知之耳故當梁武舍身之際而地為之振此特非常之事而史臣不書或云失書亦云而後世益不識知梁天子幽勝之意也其發志固不同庸凡之所為未可以奴眡之也韓子既攘斥揚墨佛老如此矣而其師說乃曰孔子或有以師老聃其讀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其為絳州馬府君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

餘言以祈報福又曰居喪有過人行其稱大顛序高閑亦皆推述乎佛法也韓子何其是非不定前後相反之如是耶此不惟自惑亦乃悞累後世學者矣佛老果是而韓子非之後學不辨徒見韓子大儒而其文工乃相慕而非之揚墨果非而韓子是之學輩亦相效而是之夫以是而為非者則壞人善心以非而為是者則導人學非壞善之風傳之後世悞人之所以為心非小事也損刻陰德而冥增其過不在乎身必在其神與其子孫後世亦可畏也儒有附韓子者曰孔子但學禮於老聃氏耳非學其道也曰不然禮亦道也樂記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夫中正太一禮之質本也儀制上下禮之文末也苟聖人但學文末而不究乎質本何為聖人耶惟聖人固能文質本末備知而審舉之也學者徒

知曾子問孔子學禮於老聃之淺者耳而不知史記老聃傳孔子問禮之深明者也彼韓子雖學儒之論文豈知禮之所以然耶其曰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夫所謂教者豈與乎天地皆出而必定其數耶是亦聖人適時合宜而爲之以資乎治體者也然古今迭變時益差異未必一教而能周其萬世之宜也昔舜當五帝之末其時漸薄其人漸僞聖人宜之乃設五教制五刑各命官尸之而契爲司徒專布五教遂遺後世使率人爲善而天下有教自此始也及周公之世復當三王之際其時益薄其人益僞而天下益難治聖人宜之遂廣其教法而備之天下謂儒者之教自周公起焉其後孔子述而

載之詩書六經或云而儒之教益振周季三代之政弊善人情術而費智不善人假法而作僞天下靡靡役生傷性而不知其自治老子宜其時更以三皇五帝道德之說以救其弊而天下遂有老子之教也兩漢之際視周末則愈薄愈僞賢與愚役於智詐紛然相半萬一雖習於老子之說而不能甚通乎性命奧妙推神明往來救世積昧指其死生之所以然天下遂有佛之教也揚子曰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損益可知也是豈不然哉夫自周秦漢魏其薄且僞者日益滋甚皆儲積於後世之時天其或資乃三教以應其時欲其相與而救世也不然何天人與其相感應久且盛之如是耶韓子泥古不知變而不悟三教適時合用乃患佛老加於儒必欲如三代而無之是亦其不思之甚也夫三皇之時無教五帝之時無儒及其有教也而時

世人事不復如古假令當夏禹之時有人或曰古之治也有化而無教化則民化淳吾欲如三皇之世用化而不用教當此無教可乎當周秦之時亦有人曰古之爲治用教也簡今之爲治用儒也煩煩則民勞而苟且吾欲如五帝之世用教而不用儒當是時無儒可乎然以其時而裁之不可無教無儒必也矣比之韓子之說欲後世之時無佛無老何以異乎韓子曰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韓子其亦知後世不可專用太古之道而譏其言之者不知乎時之宜也方益後世而韓子欲無佛與老何爲乃自反不知其時之宜耶豈有所黨而然耳將欲蔽而特不見乎若夫四民之制六家食用之費吾原之詳矣今益以近事較之周漢而來治天下垂至於王道

者孰與唐之太宗當正觀之間佛與老氏其教殊盛其人殊繁其食用殊廣而國之斷獄卒歲死刑者不過三十人東至于海南至嶺外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玄宗開元中天下治平若正觀之時而佛老之作益盛是豈無佛老之人耶而唐天下富羨攘竊杜絕若爾吾謂民窮且盜但在其時與政非由佛老而致之也然二教苟可以去之則唐之二宗以其勢而去之矣烏得後世之人訥訥徒以空言而相訾也或謂韓子善擯佛老而功侔於禹較其空言實效無乃屈於禹乎狂夫之言何其不思也其曰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其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此乃韓子惡佛教人出家持戒遂尤其詞夫出家修道豈如是之酷耶夫出家者出俗從真臣得請于君父肯命其子乃可非叛去而逆棄也持戒者惟欲其

徒潔清其淫嗜之行俗戒則容其正偶非一切斷人相生養之道也然情之爲累淫累爲謹三教教人慎淫室欲無欲而天下猶紛然溺於淫嗜至于喪心陷身者也韓子何必恐人男女之不偶見人辟穀遽憂其遂絕五穀之種無乃過慮乎夫清淨謂其性之妙湛寂謂至靜滅謂滅其情感之累非取其頑寂死滅之謂也夫出家持戒者佛用其大觀耳聖人大觀乎人間世天地夫婦常倫萬端皆以情愛所成都一浮假如夢貪斯著斯苦斯樂斯榮斯辱斯徇斯弊斯恩愛斯煩惱斯以至死不覺其爲大假大夢不知其爲大患而大寧至正之妙誠乎亡矣出家者乃遠塵絕俗神專思一固易覺而易修視身無我奚著視心無意奚貪視有爲之事不足固何必徇是故大寧矣至正矣勝德可得而聖道可成也語曰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老子曰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是二者與佛出家法其因似是惟大聖人皆知而究之使聖人只徇浮世迷不知出虛死生一世與凡人何遠乎故孔子稍言之蓋微存於世書耳其廣說大明研幾極妙行而效之若待乎佛出世之教宜爲然爾此蓋可以冥數審也今佛以其出家持戒特欲警世之浮假大夢揭人業障而治其死生之大患也而韓子反以此爲患者假其介冑其障者而毅然排佛謂佛詭擾我世治此韓子以己不見而誣人之見其情弊如此之甚也佛尚何云異書云古有夢國舉其國人皆以夢而爲覺及其以真寃者論之而僞覺之人反皆詬曰爾何以夢而欺我耶彼覺者默然無如之何是頗與韓子篇拒佛類也韓子詩曰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是必因於大顛稍省乃信有外形骸以理自勝者

始爾雖然其前說已傳欲悔言何及也又曰嗚呼其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韓子疑耳無斷君子臨事即以理決之何必賴古人使韓子出入爲將相臨國大事尚曰此未可黜未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猶豫則其大事去矣何用將相爲夫百行潔身禁非不出乎齊戒也羣善至政不出乎正心也佛法大率教人齊戒正心無惡不斷有善不宰今世後世蓋當有聖賢自以其道理辨奚必其既死之文武周公正之黜之乃爲信耶儒書之言性命者而中庸最著孔子於中庸特曰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必俟乎大知性命之聖人乃辨其中庸幽奧而不惑也然自孔子而

來將百世矣專以性命爲教惟佛者大盛於中國孔子微意其亦待佛以爲證乎不然此百世復有何者聖人大盛性命之說而過乎佛歟斯明孔子正佛亦已效矣韓子何必疑之又曰斯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按韓子此文乃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九聖賢皆繼世相見以仁義而相傳授也若禹與湯湯與文武周公與孔子孔子與孟子者烏得相見而親相傳耶西韓子據何經傳輒若是云子孟子曰舜禹至乎湯五百有餘歲湯之至乎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乎孔子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至今五百有餘歲而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其年出相去踰遠既若此矣而韓子不顧典籍

周公孔子孟軻
其年世相去

徒尊其所傳
其說之勝

徒尊其所傳俗其說之勝強而不悟其文之無實得不謂謾亂之也而韓子之言可尚信乎論語謂堯將傳天下于舜乃告之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而堯舜禹其傳授如此未聞止傳仁義而已至于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世亦皆以中道皇極相慕而相承也中庸曰從容中道聖人也孟子亦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豈不然哉如其不修誠不中正其人果仁義乎如其誠且中正果亡仁義耶韓子何其未知夫善有本而事有要也規規滯迹不究乎聖人之道奧耶韓氏其說數端大率推乎人倫天常與儒治世之法而欲必破佛老二教嗟夫韓子徒守人倫之近事而不見乎人生之遠理豈暗內而循外歟夫君臣父子昆弟夫婦者資神而生神有善惡之習而與神皆變善生人倫惡生異類斯人循法不循法皆蔽一

世茫乎未始知其身世今所以然也謂生必死死而遂滅乃恣欲快其一世雖內自欺亦莫知媿乎神明焉及乎佛法教人內省不滅必以善法修心要其生生不失於人倫益修十善蓋取乎天倫其人乃知其萬世事之所以然上下千餘載中國無賢愚無貴賤高下者遂翕然以佛說自化縱未全十善而慎罪慕福信有冥報則皆知其心不可欺此屬幾滿天下今里巷處處所見者縱然佛猶於高城重垣闢其門而與人通其往來者若於大暗之室揭其窓牖而與人內外之明也比以詩書而入善者而以佛說入者益普益廣也比以禮義修身事名當世者而以善自內修入神者切親也益深益遠也較其不煩賞罰居家自修其要省國刑法而陰助政治其效多矣此不接而不覺耳及悟浮生謂世上一切皆為惠而出家修潔以其道德報父母焉

彼悟浮生
生心之
去心修潔

重甘旨之勤力
其是亦生人分
久而其一亦亦

重甘旨之勤者亦是亦生人萬分而其一乃爾也雖然猶制其得減衣資以養於親非容其果弃父母也夫佛之設法如此其於世善之耶惡之乎其於人倫有開益耶無濟益歟與儒之治道其理教乎順耶韓子屬蓋深探而遠詳之老子之教雖其法漸與與佛不侔若其教人無為無欲恬淡謙和蓋出於三皇五帝之道也烏可與揚墨槩而排之孔子以列聖大中之道斷天下之正為魯春秋其善者善之惡者惡之不必乎中國夷狄也春秋曰徐伐莒徐本中國者也既不善則夷狄之曰齊人狄人盟于邢狄人本夷狄人也既善則中國之聖人尊中國而卑夷狄者非在疆土與其人耳在其所謂適理也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佛之法方之世善可謂純善大善也在乎中道其可與乎可拒乎苟不以聖人中道而裁

其善惡正其取舍者乃庸人受惡之私不濼何足道哉

鍾津文集卷第十五

吳中承天寺比丘 云堅 施財錄序

鐔津文集卷第十六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非韓中

第二

始視韓子原道止以仁義為道德謂韓子如此當絕不識儒之
 道德也其後見彼顏子不貳過論曰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
 庸之正德又引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又曰皆
 謂不能無生於其心而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之道差為過耳
 夫中庸誠明者宜聖賢道德仁義百行之根原也如此韓子固
 亦知有中庸誠明之道德原道何故弃之而不言也謂人不足
 與知此道耶謂人固不可忽歟或將匿善而不盡言耶君子固
 不可匿善也

存身居善也其必
 韓子徒見其誠明
 中庸之法而不知
 通其理

乎生理最易為幾
微精者不易為
至中七十二子之徒
孔子在也

乎然理最為難繼相審而不易至也七十二子一徒孔子於此
獨與顏淵乃曰其殆庶幾乎而顏子至之故其言鮮過今韓子
推本乎聖人之道德仁義與人何尚其文字前無後有自相反
亂是可謂至其至乎心不達誠明中庸至理雖益著書可傳以
為灋乎

第三

韓子取孔子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與其曰中人以上可以
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為性而著原性曰性之品有
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
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
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上焉者之於五也至於
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

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自上焉者至於一而

元不書此謂上焉者善也故能行其五者之道中焉者可道而

為善惡也其於五者雖不甚有亦可進而反之也下焉者惡也

其於五者反悖而不能為之也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亦有

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

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

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其直情而行也

然韓子如此而言之者蓋惡與夫佛老之言同乃特異其說也

夫性豈止佛老乎天下之人皆得蓋至公之道者也烏可私之

而臆說耶嘻韓子惡佛老遂至以其性命而曲說何其愛惡如

是之甚乎夫孔子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之有才

智與聰明及愚而無識非言性也夫智之與愚乃其性通

智與聰明及愚其
而無識非言性
也夫智之與愚乃
其性通

塞之勢耳非性命之本才其夫性者即在物靈焉而有知者是也今天下之人靈然利至而知趨害分而知避賊不比自然豈有上下之別耶但其所知有遠邇其能有多寡是蓋通塞之勢異爾論語所謂性相近者蓋言其性則同也曰習相遠者蓋言其因學習故則人善惡異矣其後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者是亦承會前語之意耳謂人苟不為不善之習所移易者惟是上智高才者也不為善習而率易者亦惟是下愚絕頑者也此外罔不由其所學習而為善為惡也是亦聖人篤於勸教而化之也夫上焉者聖人也下焉者愚人也善惡者好惡也好惡與生皆生人皆有之豈聖人惟好而愚人惟惡苟曰聖人愚人皆有好惡是善惡均也豈上者惟善下者惟惡乎韓子必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為上下之人其性善惡各已定矣何孔子既曰性相

近習相遠謂人性之不差遠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謂人性之善惡各定豈聖人之言前後不相副反覆而如此也不直不相副抑亦非示教也謂聖人之言反覆可乎韓子讀書不求其文之意如何耳乃輒勅其語遂以為立言夫仁義五常蓋人情之善者也而韓子不審知乃曰所以為性者五彼徒見五常者出於性而遂以為性殊不知性之所出者皆情也今問其人曰爾為五常仁愛與爾七情愛惡之愛異耶同乎是必曰同也爾五常好仁義之好與爾七情喜好之好同乎異耶是必曰不異也如此則韓子之謂五謂七謂善謂惡者豈不皆情邪著在乎情而始處性之邊境也或謂韓子之所師者孔子也欲為書安得不審其師之言而然後發詞作謬乎聖人之意也如此孔子之言生以人生而歸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又

孟子之言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又

此孔子之言生以人生而歸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又

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人生而靜在寂然不動者是豈非人之性惟寂惟靜何嘗有善有惡有其品乎夫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非接乎外物乃成其善惡之情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亦備見乎情性之分矣嗚呼古聖人其言情性如此之效白而後世不遵競務異而苟為其說雖欲求異乎佛老殊不識大悖其師之言而亂乎聖人之道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者謂性正也情邪也必以性制情乃中正也後之學者方不知其性乃為狂為悖為邪為佞為貪為惑鮮有成其德性一本無者也豈堪立言垂法者乃復以情以性不辨其真偽而傳之其人吾恐夫益惑也聖人之道斯將廢矣

第四

韓子作原人曰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也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大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噫韓子何為言之不辨也謂韓子善著書吾不知也彼其意亦類乎祭統曰夫人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類皆曰折人死曰鬼如孔子曰折曰鬼者蓋分辨乎人鬼也

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者欲以別其禽獸與人而文不分明而取喻不切當韓子之意其實謂人與夷狄禽獸皆同其性命之道也不直云爾是必欲異乎他教之說也韓於此謂不可云禽獸人者有分乎然韓子佛者夷狄之教而明教不深辯惜乎如此而異亦猶狙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朝四而莫三果何能為異耶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者此又混漫益不足為訓也韓子苟謂人為血氣之主彼夷狄者亦人爾自可主乎禽獸也安得謂如禽獸而主乎人耶然禽獸亦非人為之主也萬類各自有其主焉人自主於其人類之長禽獸亦乃自主於其類之長者也天下何有禽獸馴狎人而為之主耶彼韓子苟恤乎夷狄禽獸與吾同其性命欲人不暴之也為之原人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同其生也同生而暴其生者不得其所以為生之道

也如此則庶幾可乎

第五

韓子為本政曰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又曰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溥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宵爾神化道之行也其然已乎韓子此說豈非厭以文之過惡為教之有迹者也然其言似欲天下如三王之政以文質相救又若欲天下如三皇以易簡之道以為化其言不端倪令學者惑之韓子苟欲如三王之政則三王安得不示其所以政之道耶或無所苟欲如三皇之無為其茫乎天運宵爾神化則類乎老

子之所謂其道德者也如古之君天下者化之而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者莫盛乎伏羲神農黃帝三皇氏者也三皇乃老氏之道之所師宗者也韓子當譏老子謂其道德而為一人之私言也老氏之說果私則韓子斯言烏得為公耶韓子為書何其不思不審而如此也使學者何以考而為漢

第六

韓子作原鬼謂適丁民之有是時也故原鬼為其辯之也噫鬼何必原乎使民不知鬼於政何損也使民知鬼於教亦何益耶古之君子以道辯惑以政平妖如斯而已矣昔殷政弊而其民以鬼先王患而殺之殺或以鬼者謂其多威儀似乎事鬼神者也况又原鬼真以鬼而示民豈先王之法乎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韓子之為言不惟悖先王之道抑又昧乎孔子之意也

謬乎甚哉若此也

第七

韓子為獲麟解曰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此謂麟為孔子出孔子知麟麟為祥以解夫魯人昔謂麟為不祥者也韓子之所謂何其未識經也麟所以興春秋苟不能發明孔子作春秋之意何用解麟夫麟學者亦能辯之也孔子聖人豈止能知麟爾言麟謂孔子出者苟取雜家妄說無經據謬論也韓子為知聖人稱麟非徒為其出不出也昔孔子因麟而作春秋者蓋以麟鳳四靈大率係於王政故禮運曰聖人作則四靈以為畜孔子之時周室積衰王道已絕有麟而無政聖人感此遂以度吾將存乎王法也故其書起於孔子而絕筆獲麟而杜預注獲麟其說漫漶不決

擷

既曰麟為聖王之嘉瑞又曰時無明王感嘉瑞而無應既無明王何以感其出耶此蓋杜氏不能考其出不出之意也禮運孔子謂聖王之政大順故鳳皇麒麟皆在郊擷龜龍在宮沼郊謂其逼王城也擷謂其樵薪之淺叢也謂大順所感則麟鳳如其所畜養也此言處乎近郊樵薪之間耳其謂麟之出也如此左氏曰西狩大野獲麟大野者蓋魯之大澤也其荒遠險絕視楚之雲夢吳之具區皆天下所謂十數者也然深山大澤固異物之所隱伏也麟不幸為魯搜而致之豈感而自出耶吾故曰麟未始出必謂此為麟之出也則禮運孔子之言為謬矣聖人豈謬乎哉經曰西狩獲麟麟不自然而出可知也聖人筆此非善之之謂也春秋凡稱獲者不單訓於得蓋兵戈勅勁得勝之謂也經曰獲晉侯之例是也今日西狩者蓋惡其非時而暴物也

獲麟乃有譏耳異義者曰孔子修春秋立言為素王之法麟乃應之或曰興者為瑞亡者為災謂麟為後代受命者之符瑞此皆經傳所不見載苟以臆裁殊不足取之謂孔子為素王其誣聖人之甚也

第八

韓子以三書自薦求用於宰相吾讀之未始不為歎息世謂韓子若繼聖之賢之出也余謂聖賢進退語默動有師法不宜與常士相浮沈也古之士皆欲用非其禮不與之用三代之士仕以天下自任無如伊尹周之末憂天下無如孔子戰國之時欲行其道無如孟軻雖然皆以禮聘而為政不聞以書自舉而求其用也禮曰儒有備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語曰夫子沮良然檢讓以得之夫子之求

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陳子謂孟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
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
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云云夫古之聖賢待而不求
也如此待而不求蓋貴義而守道也此其所以爲聖賢也韓子
旣不能守道而貴義如古之聖賢也又以書而自舉於其上固
宜恭其言平其氣自道可也烏得躁以忿遽非人之政治耶孔
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又曰今之矜也忿戾韓子推周公
之事而較其時之政治非其不至夫身未及居位而輒誚其政
非躁乎自舉不得而責人非矜乎忿耶儒行曰澡身而浴德陳
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陳言而伏
也者謂儒有所陳說必伏而待上之命也靜而正之也者謂雖
不得命必靜而守之正不以傾躁也上弗知麤而翹之又不急

爲也者謂己雖有善言正行上弗之知則同其顏色粗略而發
之不必急暴而爲也聖人如此之謂蓋欲人遵禮而遠辱也遵
禮所以爲儒也韓子慕孔子謂爲純儒而其所爲反聖人之法
如此可謂真儒乎不惟不至於儒亦恐誤後世之人失禮而招
辱也韓子之書欲其朝廷因已爵祿以誘致天下遺逸之士韓
子以此言待天下何其淺且謬也天下固亦有不墮獲於貧賤
不充詘於富貴人能守道抱節而賢過韓子者如傳說諸葛亮
輩傳說諸葛亮豈止因人而遠來佯然以趨祿利耶此猶略
舉其世之聞見之盛者時主可以禮義誠聘而致之有爲者也
况有沈名絕迹逃越世網者耶益有視分國如錙銖而不臣不
仕若秦伯伯夷者雖爵命百逼幾如也韓子亦何能誘而致之
乎吾恐韓子之策不必能爲國家取其全賢者也韓子曰古之

人三月不仕則相吊此引孟子滕文公下章初各周霄之問也
韓子徒略孟子之言作略而不能以盡其意其卒章孟子乃曰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
穴隙之類也其意正謂士雖急於仕也亦待其命而用不可苟
進而求用也苟進而求用者固如男女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爲人之所賤者也今韓子自薦而求
用乃援孟子此章爲論何忽自彰其失禮亡義也哉吾聞古者
欲有所見惟以其所贅而前天子則贅鬻諸侯則贅玉卿則羔
大夫則贅鴈士則贅雉故孟子曰孔子出疆必載質不聞以書
而見其上者蓋後世者之苟爲也漢孝武時四方之士如東方
朔之徒矜誕術鬻蓋以書而自薦天下乃相效靡然而成風孟
子謂自鬻以成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然而歎

嘗以此而爲媿也嗚呼後世益衰風教浮薄愈甚學者以藝相
夸以能相勝傲誕自大孰不然也溫良恭儉讓其道殆廢當是
時韓子固宜力行聖人之道以身率先天下而正其風俗可也
又從事其事而矜夸忿躁愈盛後生者學不知根本徒見韓子
之書乃相謂曰韓子大儒吾輩宜倣其所爲也如此不惟益損
其風教抑又害其臣之節辱其人之身故曰韓子之書不法吾
無所取也或曰韓子之時其取士之道異乎古也韓子蓋因其
時而爲之也必若守古之道待其聘而後用士君子之道必至
死而不得其行也曰不然韓子尚以周公之道而責其時之宰
相當是何不念今之時與古異矣不可以古道而求今也豈謀
身即謂隨時而責人耶謂必如古道君子果如是爲意耶然聘
士之禮何世無之唐之時亦尚禮以禮而證其隱者也豈有責

聖賢而不聘耶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此韓子之徒亦宜思之也

第九

韓子為對禹問謂禹雖以天下傳之子而其賢非不及乎堯舜傳賢之賢也予少時著評讓初亦取韓子所謂禹傳子之說其後審思之即考虞夏之書竟不復見禹傳賢傳子之說惟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再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謠者不謳謠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及證之史夏本紀太史公亦謂禹以天下授益益讓啓天下遂奉啓以為君此始明禹未嘗自以其天下與之子也荀卿揚雄雖皆言傳授之事亦未始稱禹自與其子之天下也因恠韓子踈謬不計詳經史輒為此言假謂

韓子苟取百家雜說謂禹與子天下其賢不減於堯舜也又與禮運之言不類禮運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者以其時為大同謂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者以其時為小康而鄭氏解曰天下為公者禪讓之謂也天下為家者謂傳位於子也夫禪讓既為大同而家傳之時乃為小康而禹苟果以天下與之子其為賢也安得不肖於堯舜耶韓子雖欲賢禹而反更致禹之不賢然韓子揣堯舜禹所以傳授而乃為其言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天下爭之之亂也又曰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何其文字散漫不曉分而如此也然得所即不爭爭即不得所也憂猶慮也慮猶慮也其為義訓亦何以異乎大凡爭鬪其必起於私與不平也既謂禹欲使後世不爭乃當不與其子於事理為得也既與之子安得制其不

爭之亂耶禹之後及其子孫方二世而羿遂奪其天下而有之與寒浞輩紊絕夏政幾二百年少康立乃稍復其政繼禹之道也所謂不爭安在耶夫禹聖人也豈聖人而不識其起爭之由耶韓子雖苟爲此說而不累及夫禹乎語曰巍巍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孔氏之注迂踈固不足發明乎聖人之意此乃謂舜禹雖有天下不我私而有之皆謂常有所讓也不幸禹之禪讓其事不果遂乃與其子相承而有天下孔子以其世數姑列禹於三代之端故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然而堯舜禹其則未始異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與賢與子而聖人豈苟專之而爲計乎苟當其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與之賢而堯舜雖欲傳子不可得也當其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與之子禹雖欲傳賢亦不可得也故時當與賢則聖人必與

之賢時當與子則聖人不能不與之子聖人之傳天下也正謂順乎時數人事而已矣豈謂憂之慮之爲後世強計而與其天下異也堯謂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此命禹禮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是故易曰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韓子之說無稽何嘗稍得舜禹傳授之意歟惡乎謬哉

第十

韓子既謫潮州乃奏書謝天子因諷其天子封禪謂己文章可以振揚功德編乎詩書而不讓古人吾竊笑韓子所發輕率而事不稽古封禪乃國家大典帝王之盛事臣子平時猶不可使人主遽爲况乎在其斥逐齟齬而輒言之韓子豈善自宜之耶如陸贄以宰相黜忠州十年杜門絕人事不復爲私書贄不惟能慎蓋亦知其自不當預朝廷之事也陸公可謂識大體矣

夫封禪者非二帝三王之事也其始於秦之始皇而甚乎漢之孝武其事勢雄侈貲費蓋百巨萬禮度與古所謂類上帝望山川豈等耶當時儒者雖引舜典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之義以傳會其說似是而非殊不得實復援管夷吾對齊桓公封禪之言是亦非出二帝三王之書也漢書稱倪寬議封禪曰然其薦尊之義不著于經誠然也昔太史公雖以之爲書蓋避其當時依違不敢灼然是非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而封禪焉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于班固議論郊祀至封禪或可或否亦不灼然是非之但推谷永之奏爲正後世宜有卓識賢者毅然推二帝三王之制度折中夫秦漢舊事以資乎後世之爲封禪者可也吾嘗慨先儒如揚子雲之徒徒善著書是非今古萬世而卒不

及此文中子雖稍辯之欲警隋之封禪者而其說甚略於穆後世如有功德不充符瑞未至輒以其法而苟爲之者其何以質之耶韓子平生自負謂能專二帝三王之道而善斥百家古今之謬妄安得一朝稍黜乃自衰謬反以秦皇漢武之雄侈夸誕者以事其君乎韓子其所守如何哉就令其君稍有功德可封禪也猶宜斟酌比較太宗之時而然後舉之唐之文皇帝平數百年之積亂獨振王道其功德崇盛宜比乎禹湯文武雖漢之文景尚恐其不足預其所有如此太宗猶不敢議封禪故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雖闕封禪亦可比德堯舜如百姓不足雖修封禪亦何異桀紂昔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躬行儉約今皆謂始皇爲暴虐之主而漢文爲有德之君由此而言無假封禪唐太宗下謂聖賢有道之君者也而古

武之時其治道劫德符瑞其勝於太宗乎不直不勝亦恐不以
正觀之風遠矣而韓子乃欲其封禪何其不思之甚也然則秦
漢之封禪者豈專告其成功於天地耶乃慕神仙求長生永壽
而爲之者也是故其書曰封禪即不死黃帝是也又曰上封則
能仙登天矣元和之末天子方惑神仙長生之說引方士柳泌
服餌其金丹而爲患殊甚况又推秦皇漢武欲其重之韓子舉
事其見幾乎豈其遭斥逐窮窘欲媚人主以自苟解免歟中庸
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
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
得焉斯謂所向苟不失其理皆可安之而無以寵辱禍福亂其
志也明夫君子能以中庸而異於小人也昔孫叔敖相楚三進
三黜而無喜愠之色白居易斥潯陽不以遷謫介其意二子如

第十一

此蓋亦以中庸而自處也韓子既勇於言事方降爲郡吏乃舉
動躁妄矜夸嗟咨不能少安不及孫子白樂天也遠矣

韓子與馮宿書論文謂人不知其文遂自比揚子雲爲太玄之
時乃引雄之言曰世不知我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
矣因謂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
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
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
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
之知也明矣退之吾視此未嘗不撫書而爲其太息謂韓子
可賢耶何其爲言之易也夫聖賢之所以著書豈欲與人爭彊
乎聖賢惟恐道不明而人不治故爲之書欲以傳其道也豈意

與人爭疆也不爭而乃有所爲可夫以其所爲而與人欲爭一
鬪勝者此特流俗使氣不逞者之所尚也聖賢如此而爲其去
衆人也何遠哉其道至自形人之不至其言是自形人之不是
其人有知遂自服而尊美也豈有爭之而得人尊美乎自古著
書而其文章炳然藹如也孰如孔子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
聖人豈以其道而苟勝乎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
強君子居之是豈以爭之而爲強耶語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是
聖人豈欲儒者而與人爭疆乎韓子師儒爲言不類其法不亦
悞後世之學者也若老子之書其所發明三皇五帝之道德者
也其文約而詳其理簡而至治國治家修身養神之方出師用
兵之法天地變化之道莫不備之矣孔子嘗從事而師問其人
豈非以其如此也而老子豈易勝之乎又况其所尚以不爭爲

德也子雲平生學問於蜀人嚴遵君平故其法言盛稱於君平
君平乃治老子者也及子雲爲太玄乃以一生三爲創制之本
是亦探老子所謂一生二二生三者也此說見太玄解義故子雲曰老
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雄書之宗本既出於老子而謂玄勝
老氏亦其未之思也然桓譚豈爲能知子雲乎而韓子乃援桓
譚之言則已可笑矣乃又曰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
書勝周易此又韓子之大謬矣若雄之太玄設方州部家四位
者乃易之四象六畫耳布八十一首者易之六十四卦也二百
四十二表存之而不盡書者依周武口訣也展七百二十九贊
者乃易之三百六十爻耳其本不出乎陰陽二儀其生剋不出
乎七八九六五行之數其紀綱不出乎三極之道而雄之書大
底資易而成之耳其法言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漢書稱雄

曰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皆斟酌其本相與攷依而馳
云吾嘗治易得其四象八卦之數凡玄之所存者六氣五行三
才七政四時十二月二十四節七十二候五紀五方五神五音
十二律九宮十日十二辰莫不統而貫之蓋聖人含章天機秘
而不發耳至漢而焦贛京房輩輒分爻直日而易之道遂露矣
子雲蓋得意于焦氏之分爻也復參之以渾天之法然其巧思
推數自起其端爲位爲首爲贊以鈐乎一歲協易以占天人之
事此其賢也夫易者資河圖洛書以成之蓋天地自然至神之
法非聖人之創制也然非聖人亦不能發明之雖其時世更歷
三古藉聖人發揮者九人焉惟處犧文王孔子事業尤著若子
雲之書其始何出而何得之其爲書之人何如於處犧文王仲
尼乎然玄之法蓋出於人之意思經營之致耳與夫天地自然

之道固不可同日而言哉子雲之賢不及處犧文王孔子雖童
蒙亦知其然也而韓子以侯芭爲頗知之而謂玄勝易何其惑
之甚也晉書謂王長文嘗著書號通玄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
時人比之揚雄太玄是亦可謂勝易乎彼侯芭者尚不知其師
之所祖述何妄爲之說掩抑聖人之經亂後世學者之志非細
事也此足以識芭之狂愚何甚也不必待見其他文而知其爲
人也韓子於此當辨斥之以尊證聖人之道可也乃更從事其
說苟以資其自矜儒者果當爾耶吾恐以文爭強而後生習爲
輕薄人人無謙敬之德未必不自韓子之造端也吾嘗謂揚子
因易以成書其謂述之可也不應作經自爲其家與夫大易抗
行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仲尼猶不敢作子
雲乃作之歟漢書謂諸儒譏揚子非聖人而作經蓋亦以其不

能尊本也何復用其書勝易以垂儒者之相非耶

第十二

韓子以上書斥佛骨得罪謫之潮陽舟過洞庭湖濯謫死乃求祐於黃陵二妃之廟韓子自謂比之聖賢正直不徇邪斥佛何遽乞靈於婦人之鬼邪昔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父矣夫聖賢乃自信其誠素合乎天地神祇也不待禱而求福韓子禱之其亦有所未合乎及其得還乃出財治其廟以具禮物祀之爲書以誌其事夫黃陵廟者古今相傳云二妃從舜南巡有苗道死遂瘞洞庭之山由是廟焉然此但世俗相傳耳雖稍有所見皆雜家或辭或志非六藝備載舜典惟曰陟方乃死檀弓亦止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他書或曰二妃葬於衡山或曰洞庭山二女所居自天帝之女也非舜之妃也韓

子自負師經爲聖人之徒當此宜執經以正其世之疑訛可也反從事而益爲其說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者謫也二妃其事未正復非已祖禰而韓子事之韓子不信佛而方遭毀佛骨之譴何苟欲鬼神之福也如此而不畏夫孔子之言耶

第十三

韓子爲處州孔子廟碑以孔子社稷勾龍弃比而較其祭禮之豐約謂孔子以德得盛禮之祀勝於社稷與勾龍弃其詞曰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云云夫社稷者用其達天地之氣正以不屋而壇爲尊惟喪國之社乃屋示絕陽而通陰戒之也故社稷屋之乃其辱耳韓子欲以社稷之無屋與孔子較其榮何其不究經之如此耶夫孔子者自心

其教爲儒者之先聖固當享其禮菜釋奠之禮豈可以勾龍
等比功德乎是又韓子其評論之謬甚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六

吳中妙湛禪寺比丘尼 守祖助緣優梓

鐔津文集卷第十七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非韓下

第十四

韓子爲贈絳州刺史馬彙之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血書
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愈旣世通
家詳聞其世系事業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
子而圖其不朽焉馬彙者蓋北平郡王司徒馬燧之長子也司
徒公之薨者乃其在父之喪也刺臂出血書佛經者在韓子當
從而稱之韓子殆始識知乎佛經歟夫父母之德昊天罔
可報之今日期以報德韓子其乃知佛之法有所至乎
居喪有過人行是亦高其能行佛之事也曰掇其大者公

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者韓子亦欲人皆勸
從事于佛乎吾考韓子為行狀時其年已三十四五立朝近作
博士御史矣韓子自謂素讀書著文其揚墨釋老之學無所入
其心至此乃善彙為佛氏之事豈韓子既壯精神明盛始見道
理乃覺佛說之為至耶其後之雖稍辯佛如辯佛骨事也將外專儒以
護其名而內終默重其道妙乎不然何徹至老以道理與大顛
相善之殷勤而如彼也夫佛乃人之至本者也其可毀乎毀之
適足以自損於佛何所傷也雖然原道先擯佛何其太過而行
狀推佛何其尊也歟韓子固亦不恆其德矣注韓子為進學解謂其攘斥佛老矣

故其作原道最在前

第十五

余讀唐書見其為韓子與李紳爭臺參移牒往來論臺府事

而見愈之性復訐言詞不遜大喧物論及貶韓子論京尹不臺
參荅友人書而其氣躁言厲爭之也噫韓李皆唐之名臣何其
行事之際乃若此唐之典故御史臺則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
肅正其朝廷也京兆府雖所管神州畿縣其實乃一大州牧之
事體耳以其臺府較則臺重於府矣韓乃兼御史大夫李正中
丞然大夫固高於中丞而韓李互有其輕重也此所以發其諍
端矣韓子見幾初當避而讓之可也不然姑從朝廷之舊儀何
乃使之輒爭春秋時滕侯薛侯朝魯而爭長孔子惡其無禮書
之遺左丘明而發其微旨聖人豈不因前而戒後乎紳愈縱不
能見幾稍悟豈不念春秋之法而懼之耶然李氏吾不論也韓
子自謂專儒毅然欲為聖人之徒是亦知儒有爵位相先者父
相待遠相致者在醜夷不爭者人口君子矜而不爭者韓子

公垂平生相善始公垂舉進士時韓子乃以書稱其子乃為
陸貞外者及此正可推讓以顧前好乃反爭之喧譁于朝廷而
韓子儒之行何有故舊之道安在使後學當何以取法假令朝
廷優於韓子詔獨免其臺參韓子自當以不敢虧朝廷之令式
固宜讓弟恭其禮貌日趨於臺參彼李紳識者豈不媿且伏也
彼欲嫁禍于二人者豈不沮其姦計而自悔豈不歸厚德稱長
者於韓子耶是豈獨當時感媿乎逢吉而已矣亦垂于後世士
大夫之法也惜乎不能行諸以成就其德豈韓子力不足而識
不至耶昔廉頗不伏其位居藺相如下宣言欲辱之而相如
至每朝時嘗稱疾不欲與頗爭列余嘗愛相如有器識臨事守
大體太史公謂退而讓頗名重丘山宜其有重名也較此其賢
於韓子遠矣漢孝景之時竇嬰與田蚡交毀而相爭朝既出而

武安侯怒御史大夫韓安國不專助己安國因責蚡曰夫魏其
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而歸可曰臣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
言皆是也如此則上必多君有讓德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
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韓子當時雖幸無御史之責今
其垂之史書而取笑萬世之識者其又甚於安國之讓也慎之
哉慎之哉

第十六

韓子為鱷魚文與魚而告之世謂鱷魚因之而逝吾以為不然
鱷魚乃昆蟲無知之物者也豈能辨韓子之文耶然使韓子有
誠必能感動於物以誠即已何必文乎文者聖人所以待人者
也遺蟲魚以文不亦賤乎人哉文之其人猶有所不知况昆蟲
歟謂鱷魚去之吾恐其未然唐書雖稱之亦史氏之不辨也

第十七

韓子與孟簡尚書書曰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奉釋氏者傳者之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要自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噫韓子雖強爲之言務欲自掩豈覺其言愈多而其迹愈見韓子謂大顛實能外形骸而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也者韓子雖謂人情且爾亦何免已信其法也矣夫佛教至論乎福田利益者正以順理爲福得性如法不爲外物所惑爲最利益也韓子與大顛游其預談理論性已厠其福田利益矣韓子何不思以爲感乃復云云吾少時讀大顛禪師書見其謂韓子嘗問大顛曰云何爲道大顛即默然良久韓子未及論

三平者遂擊其牀大顛顧謂三平何爲三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韓子即曰愈雖問道於師乃從此上人處得入遂拜之以斯驗韓子所謂以理自勝者是也韓子雖巧說多端欲護其儒名亦何以逃識者之所見矣耶大凡事不知即已不信即休烏有知其道之如此信其徒之如是而反排其師忍毀其法君子處心豈當然乎大顛者佛之弟子也佛者大顛之師也夫弟子之道固從其師之所得也韓子善其弟子之道而必斥其師猶重人子孫之義方而輕其祖禰孰謂韓子知禮乎又曰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此韓子未之思也夫聖人之道已矣先王之法治而已矣佛以五戒勸世豈欲其亂耶佛善導人豈欲其惡乎書曰爲善不同同歸于治是豈不

論語
若其教人解情妄捐塵世修係乎神明此乃至偉大聖人
大觀治其大患以神道設教者也其為善抑又至矣深矣廣大
備矣不可以世道輒較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
無莫也義之與比義也者理也謂君子理當即與不專此不蔑
彼韓子徒見三教之迹不睹乎三教聖人之所以為教之理宜
其苟排佛老也文中子曰觀極謹議知三教可以一矣此固韓
子之不知也又曰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
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
鬼不靈云云此乃韓子疑之之甚也既未決其類君子小人烏
可輒便毀佛耶其問巷凡庸之人最為無識欲相詬辱也猶知
先探彼所短果可罵者乃始罵而揚之今韓子疑佛未辨其類
君子之長小人之短便酷詆之不亦暴而妄乎哉幾不若彼問

巷之人為惑之番也謂佛為大聖人猶不足以盡佛况君子小
人耶雖古今愚鄙之人皆知佛非可類夫君子小人而韓子獨
以君子小人類佛又况疑之而自不決乎誠可笑也又曰天地
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冒臆作威福於其間
哉夫天地神祇誠不可誣固如韓子之言但其欲賴天地神祇
不令鬼作威福此又韓子識理不至也苟自知其所知詣理
當斥斥之理不當斥則不斥知明則不待外助理當則天地自
順吾輩於事是非抑揚特資此矣不類韓子外引神祇以為呪
矢而賴之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况
於人乎况於鬼神乎韓子之徒何嘗彷彿見乎聖人之心耶劉
煦唐書謂韓氏排佛老於道未弘誠不私也史臣之是非不
謬也矣

第十八

始陽城以處士被詔遷諫議大夫又之其諫爭未見衆皆以虛名譏城謂其忝也而韓子遂作爭臣論非之其意亦以城既處諫官而使天下不聞其諫爭之言豈有道之士所爲乎遠城出守道州以善政聞而韓子爲序送太學生何堅還城之州又特賢城所治爲有道之國特比漢之黃霸爲潁川時感鳳鳥集鳴之賀余少時視此二說惟韓子議論不定而是非相反夫是必是之非必非之何其前後混惑如此古今所論謂聖賢正以其能知人於未名之間見事於未然之時也昔王濬有大志其未效之時人皆笑之惟羊叔子謂其必堪大事而善待之而濬果立功於晉唐征淮西之時李光顏初碌碌於行伍人未之識獨裴中立稱其宗不數日奏光顏能大破賊兵晉時戴逵

少有才惠許以有遠致惟嵇侍中謂其必不成器其後雖果以無行被斥故唐晉書稱其知人而嵇羊裴晉公三君子之美灼灼然照萬世矣韓子賢者其識鑒人物固宜如此也使陽城果賢方其諫爭未有所聞之時韓子當推之以質衆人之相譏豈前既不賢其後因時之所美而隨又賢之若是則韓子稱其有道無道是皆因人乃爾豈韓子能自知之耶余視唐書見陽子素君子人也非其賢爲太守而不賢於諫官乃韓子自不知陽耳韓子謂元宗居諫官之職而欲守處士之志乃引易蠱之上九與蹇之六二爻辭以折其行事此陽氏居官自有王臣譽蹇之意而韓子不見按唐書貞元之初諫官紛紜競言事細碎者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然當此元宗自山林以有道詔爲諫列固且相時而發烏可如他諫官所韓子以重

主厭惡詳亢宗在官而人不見其諫爭者非不言也蓋用禮二
諫之義而其所發微直自有次序不可得而輒見其五諫也者
曰諷曰順曰闕曰指曰陷也諷諫者謂知禍患之萌而諷告之
也順諫者謂出詞遜順不逆君心闕諫者謂視君顏色而諫指
諫者謂質指其事而諫陷諫者謂言國之害而忘生為君也然
其事未至亡國大害於政則未可以指陷也指陷謂言直而氣
厲激怒於人主失身多而濟事少也魏文正曰臣願陛下使臣
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忠臣縱殺身有直諫之名而不益其事
更彰君之惡若是則諷諫果優隱於直諫直諫豈不為不得已
而用之耶故古之聖賢多尚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乎禮曰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又曰事君欲諫而不欲陳此豈不然乎陽
子蓋如此之謂也及裴延齡輩用事邪人為黨傾覆宰相大害

國政亢宗未得已遂與王仲舒伏閣下一疏論其姦邪天子果
怒欲加罪誅城會順宗適在東宮解救僅免然城諫爭法經緊
緩乃隨其事宜始城與其二弟日夕痛飲客苟有造城欲問其
所以城知其意即坐客強之以酒醉客欲其不發發語此足見
陽子居官其意有在雖尋常之士亦可以揣知陽子之意韓子
何其特昧而遽作論譏說輒引尚書君陳之詞而曰若書所謂
則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是又韓子不知經也
若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
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也嗚呼臣人或若時惟良顯其所以
嗚呼也者蓋慨歎凡臣於人者咸皆順行此入告順外之道豈
不為良臣大能昭顯其君之德也孔安國傳之亦然也如此則
入則諫其君出不使外人知者何獨在大臣宰相者乃得行

耶陽子立朝為諫議大夫其位豈甚下其官則不使人知豈不宜其所行孰謂不可耶夫諫其所者漢之善諫者袁盎汲黯而言事尚忤觸人主所不陷其身者賴文武賢主而納諫其後薛廣德朱雲劉輔輩激怒天子又其甚矣方陽氏之諫爭師經有法在韓子固當推之以效後世可也反更沮之謬論如此不亦易乎

第十九

韓子讀墨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及與孟簡書乃曰二帝三王羣聖之道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揚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韓子何其言之反覆如此惑人而無準也

第二十

韓子序送高閑曰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繆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韓子為此說似知佛之法真與有益人之性命焉夫一死生者謂死猶生也生猶死也在理若無其生死者也既見其理不死不生則其人不貪生不惡死也夫解外繆者自其性理之外男女情汚嗜欲淫惑百端皆其繆妄也繆妄已釋死生既齊故其人之性命乃潔靜而得其至正者也老子曰清靜為天下正斯言似之夫性命既正豈必在閑輩待其死而更生為聖神為大至人耶即當世自真可為正人為至行既賢益賢不善必善而韓子不須與閑之言其原道乃曰絕爾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也夫清淨寂滅者正謂導人齊死生解外繆妄情嗜之累耳以全夫性命之正者也韓子為書不復顧前後乃遽作原道而後生末學心

通理視之以謂韓子之意止乎是也遂循手迹以至終身昧其性命而斐然傲佛不識韓子為言之不思也就使從閑而言自閑釋氏之所由非欲推其道為益於世越無字意苟有益於世而君子何不稱之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蓋言無益於用而不言也謂韓子聖賢之徒安得為無益之言耶將韓子雖謂文人於道尚果有所未至乎吾不知也

第二十一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謂近世韓子作原道則崔豹荅牛享書作諱辯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大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揚雄逐貧賦作論佛骨表則劉晝諍齊王疏雖依倚若此愚未功過然余生論不足校其是否其送窮文謂窮有鬼窮鬼蓋委巷無稽自諛韓子乃文此縱然如與鬼相暗何其

怪乎韓遂託斯以自諭何取諭之不祥也若韓子之智知學文之知或與其文乃資鬼而為之韓子豈自謂誠明人乎君子之言法言也謂可以教人而君子乃言也不可以教人君子不言也故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韓子如此何以教人耶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韓子果窮尤宜以君子固守為可輒取陋巷鄙語文以為戲耶

第二十二

韓子為歐陽詹哀辭謂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又曰其於慈孝最隆也而唐人黃璞傳詹謂其以倡婦一動一作而死而譏詹不孝乃引孟簡哭詹詩曰後生莫沈迷沈迷喪其真璞詹之鄉人也評詹固宜詳矣檀弓曰文伯之喪敬姜據牀而不哭以文伯多得內人之情而嫌其曠禮也况以婦人之死而責其

親之悵者也韓子稱詹之孝隆不亦以私其黨而自欺乎不亦
不及敬姜之知禮乎

注詹之所以死者亦見於太平廣記

第二十三

韓子為羅池廟碑而唐史非之宜非也其事神在韓子當辯乃
從神之而張其說何其好怪也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而韓子
乃爾豈不與孔子相悖耶

第二十四

韓子為毛穎傳而史非之書曰德盛不狎侮又曰玩人喪德玩
物喪志韓子非侮乎玩耶謂其德乎哉

第二十五

韓子論佛骨表以古之帝王運祚興亡其年壽長短校之謂無
佛時其壽祚自長事佛則乃短指梁武侯景之事謂其事佛求

福乃更得禍以激動其君也當南北朝時獨梁居江表垂五十
年時稍小康天子壽八十六歲其為福亦至矣春秋時殺其君
者謂有三十六彼君豈皆禍生於事佛乎韓子不顧其福而專
以禍而誣佛何其言之不公也自古亂臣竊發雖天地神祇而
無如之何豈梁必免耶此韓子未識乎福之所以然也夫禍福
報應者善惡為之根本也佛之所以教人修福其正欲天下以
心為善而不欲其為惡也猶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
遠矣人之為惡凶雖未至去禍近矣佛之意正爾但以三世而
校其報施者曾氏差不及佛言之遠也故其禍福之來自前有
有後未可以一世求皆以其壽祚之短謂事佛無效欲人不必
以佛法為則洪範以五福皇極教人合極則福而壽反極則禍
而凶短折如漢之文景最為有王之道何則孝文為天子身一

十三載年四十七而死孝景即位方十六載年四十八而死其
曆數也皆未及一世其壽考也皆未及下壽豈謂孔子所說無
驗而即不從其教耶於乎聖人爲教設法皆欲世之爲善而不
爲亂未必在其壽祚之短長也韓子謂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
國命來朝陛下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
出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可直
入宮禁云云此韓子蔑佛之太過也佛雖非出於諸夏然其神
靈睿智亦真古之聖人也又安可槩論其舍利與凡穢之骨同
校也雖中國之聖人如五帝三皇者孰有更千歲而其骨不朽
况復其神奇殊異有以與世爲祥爲福耶此韓子亦宜稍思而
公論也昔有函孔子之履與王莽之首骨者累世傳之至晉泰
熙之五載因武庫火遂燔之夫大善者莫若乎孔子之聖人也

大惡者莫若乎王莽之不肖也前世存其迹而傳之蓋示不忘
其大善也留誠其大惡也古今崇佛靈骨者其意蓋亦慕乎大
善也若前所謂不過禮賓一設者是乃示其不知禮而待人無
品也借令佛非聖人固亦異乎異域之衆人者安可止以一衣
一食而禮之也昔季札由余入中國而中國者以賢人之禮禮
之彼季札由余第世之人耳未必如佛神靈而不測者也豈使
其君待佛而不若乎季札由余者也孔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
謂不可揚君之過于外也假或唐之天子以佛而爲惡也韓子
乃當婉辭而密諫况其君未果爲惡烏得訐激而暴揚其事乎
昔魏徵能諫不能忘其言書之以示史官而識者少之馬周垂
死命焚其表草曰管晏彰君之過以求身後之名吾弗爲也而
君子賢之若韓子之諫比魏徵則未必爲當留其表使世侍以

傳其爲繆固又過於徵也而全君之美不及馬周之賢遠矣况君之所爲未至爲惡而暴表論之乃見斥流放抑留其說以自彰其識智膚淺播極醜于後世也嗚呼

第二十六

韓子上于頔書稱頔若有聖賢之言行乃曰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乃引揚子雲言曰商書灑灑爾信乎其能灑灑而且噩噩也然與頔列傳相反不亦諛乎

第二十七

韓子斥潮州其女挈從之商南層峯驛遂死其後移葬韓子銘其墳恨其路死遂至罵佛因曰愈之少爲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爛漫夫華夏有佛古今賢愚雖匹夫匹婦莫不皆知佛非鬼知其法不教

人爲凶惡以亂政治而韓子獨以爲鬼亂治韓女自斃何關乎佛而韓子情泥私其女至乃及古今天下之人褻酷乎不測之聖人誣毀其法尤甚列子謂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此謂三五帝三皇之言聖者也宋文帝謂其筆臣何尚之等曰佛制五戒十善若使天下皆遵此化朕則垂致太平韓子叢蔽而固不省此言也又其作詩送澄觀而名之詞意忽慢如規誨俗子小生然澄觀者似是乎清涼國師觀公謂詩詞有云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又云借問經營本何人道入澄觀名籍籍或云別自一澄觀僧儒於其教各以道德道德尊故有天子而不名高僧傳之太宗以公稱玄奘是也傳曰盛德之士不名太宗豈用此法耶然春秋書名非善之意也旣贈之詩特

名呼而規制之豈其宜乎縱非清涼國師已不當然果在觀公
益不可也若觀法師者自唐之代宗延禮問道至乎文宗乃爲
其七朝帝者之師其道德尊妙學識該通內外壽百有餘歲當
其盛化之時料韓氏方後生小官豈敢以此詩贈之是必韓子
以觀公道望尊大當佛教之徒冠首假之爲詩示其輕慢卑抑
佛法之意氣而惑學者趨尚之志耳非真贈觀者也韓子雖漫
然不顧道理可否橫斥於佛殊不知并其君與其本朝祖宗而
辱之也禮不敢齒君輅馬楚其芻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過君
之車乘即下尊敬其君故也適韓子乃特慢忽其君之師天子
嘗所禮貌之者其於禮義何若也如德宗皇帝誕聖節賜輦延
之內殿談法廣敷新經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誠于羣臣曰
朕之師言雅而簡詞典而富扇真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清

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爲國師之號然法師道德位貌若此尊嚴
可侮而失禮君師之德義乎不惟無禮其君師與朝廷抑又發
乎後生小子輕薄之心吾知而今而後天下不遵禮義忽慢道
德之士其輕薄之風自韓子始也

第二十八

韓子答崔立之書曰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
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以至云若
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
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
發潛德之幽光吁韓子所謂作唐之一經過也古之立書立言
者雖一辭一句必貽後世學者資以爲法其言不中則吳
者周書武成出於孔子之筆序而定之其

不取而非之謂其不當言而言之過也夫孔子作春秋六藝之
文尚不自謂爲之經稱經特後儒尊先聖之所作云爾昔揚雄
作大玄經以准易故也而漢諸儒非之比之吳楚僭號稱王者
也今韓子輒言作經何其易也使韓子德如仲尼而果成其書
猶宜待他輩或後世尊之爲經安得預自稱之雖其未成比之
揚雄亦以過僭矣其曰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者此乃
善善惡惡褒貶之意蓋韓子銳志欲爲之史耳及視其外集答
劉秀才論史書乃反怯而不敢爲而曰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必
有天刑乃引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
死齊太史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
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於家司
馬遷無一足崔浩范曄亦族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麻

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一本止畧引司馬遷然以此
爲尤韓子何其勇於空言而怯於果作可笑也成前所謂顛頓
狼狽失其所操持而發斯狂妄耶

第二十九

韓子謫潮陽與方士毛于姬遇遂作毛仙翁十八兄序謂于姬
者察乎言不由乎孔聖道不猶乎老莊教而以惠性知人爵祿
厚薄壽命長短發言如駢駟信乎異人也然兄言果有徵以至
云即掃廳屋候兄一日歡笑韓子乃信其說謂果若如兄言即
掃廳屋候兄者即以兄事之自列於門人也當此韓子何其不
知命而易動如此也縱于姬之言果驗如神在衆人當聽而竒
之韓子自謂專儒頡頏爲聖賢之上固宜守聖人之道也語曰
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謂君子明故不惑知命改不

憂勇於義故不懼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蓋亦皆推乎聖人性命之道無俟於苟也烏得不顧此而輒如衆人惑於毛生乎韓子自顧爲學聖賢之儒如何耶苟其道不至安可以學聖賢自負乎韓子前作謝自然詩而譏斥神仙異端者語句尤厲今方降爲郡乃自衰變動尤惑兄事仙翁異人帖帖然願欲伏爲其門人掃灑廳宇以候之憑其言而望脫去遷謫以酬其待用之志也中庸曰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韓子於聖人中庸得無媿乎

第三十

余觀韓子之書見其不至若前之評者多矣始欲悉取而辯之近聞蜀人有爲書而非韓子者方傳諸京師所非謂有百端雖未睹乎蜀人之書吾益言之恐與其相重姑已劉煦唐書謂韓

子其性褊僻剛訐又曰於道不弘吾考其書驗其所爲誠然耳欲韓如古之聖賢從容中道固其不逮也宜乎識者謂韓子第文詞人耳夫文者所以傳道也道不至雖甚文奚用若韓子議論如此其道可謂至乎而學者不復考之道理中否乃斐然徒效其文而譏沮二教聖人太酷吾嘗不平比欲從聖賢之大公者辯而裁之以正夫天下之苟毀者而志未果然今吾年已五十者且鄰於死矣是終不能爾也吾之徒或萬一有賢者當今天子明聖朝廷至公異日必提吾書貴而辯之其亦不忝爾從事於吾道也矣

具城景德寺比丘良棟捨統鈔壹拾兩

善慶庵比丘善住捨統鈔壹拾兩

靈隱院比丘可無捨統鈔陸兩

澄覺庵比丘正念捨統鈔陸兩

同助緣銀梓

